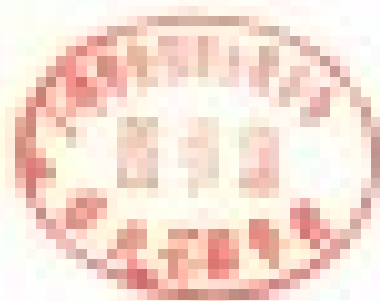




——
名人的
婚姻故事

爱情与事业

中国妇女出版社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出版

—— 中国出版集团 ——

中国出版集团



爱情与事业

——名人的故事

何力 选编

中国妇女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编入革命导师、老一辈革命家及中外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爱情生活故事二十一篇。他们国籍不同，所处时代不同。从事的职业不同，个人境遇不同，爱情的经历也不同，但他们对爱情执着、忠贞，把爱情建立在革命的、有益于人类进步的事业的基础之上。本书反映出他们高尚的情操与美好的心灵，可给人以感染与启迪。

爱 情 与 事 业

——名人的故事

何力选编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5印张 100,000字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08,000

书号7054·044 定价0.55元

目 录

上 辑

- 马克思和燕妮……………陆启光 (1)
- 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陆启光 (12)
- 克拉拉·蔡特金和她的丈夫……………莫 云 (17)
- 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共同生活片断……………
……………中国妇女杂志记者 (25)
- 瞿秋白和杨之华纯真的爱情……………周 信 李志强 (38)
- 徐特立和他的妻子……………胡 安 (45)
- 彭雪枫的情书……………郑乃斌 (47)
- 许光达大将的爱情生活……………林阿缔 高 鑫 (50)
- 熊瑾玎和朱端绶的爱情生活散记……………夏 耘 (58)
- 张苏和齐淑容真挚的爱情……………李 伶 (64)

下 辑

- 居里夫妇的爱情与事业……………左诵芬 (75)
- 事业和爱情的完美结合……………乃 辛 (83)
- 记舒曼和克拉拉
- 女诗人勃朗宁夫人的爱情故事……………林 虹 (93)
- 万金难买生死情……………袁溥之 (97)
- 记吴晗、袁震夫妇

真情.....	方位津 (103)
——胡絮青与老舍的家庭生活点滴	
永不熄灭的爱情之火.....	孙瑞珍 李 扬 (109)
——丁玲和陈明在逆境中	
“共祈百岁老鸳鸯”.....	王谨希 吴坤定 (112)
——访王力教授和夫人夏蔚霞	
科学家和他的妻子.....	常 青 王宗仁 (118)
——蔡翘和陈淑芳	
他们的心是相通的.....	冯克徽 (132)
——考古学家夏鼐和他的夫人李秀君	
悲欢与共四十秋.....	谌 容 (141)
——戴乃迭和杨宪益	
患难夫妻.....	鲍文清 (158)
——新风霞和吴祖光	
编后记.....	(170)

马克思和燕妮

—

在德国西部边境的莱茵省，有一座古老的，以产葡萄著称的小城——特列尔。它就是马克思出生和燕妮成长的地方。

卡尔·马克思的父亲属犹太血统，祖父是特列尔城研究犹太教的学者和法学家，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该城著名的律师、法律顾问，他学识渊博，富于民主思想。卡尔的母亲罕丽达是个受过相当教育，勤俭持家，信奉犹太教的女子。

燕妮的父母都出身于普鲁士的名门望族。父亲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男爵原是萨尔茨维德尔州的州长，后在特列尔任普鲁士政府枢密顾问官。他主张开明政治，是个有较深政治和文学修养，富于自由思想的人。母亲伽洛琳娜是个孤傲而善良的贵族妇女。而异母长兄斐迪南，却是个极其反动的人。

燕妮和卡尔的姐姐索菲是密友，比卡尔大四岁；卡尔和燕妮的弟弟艾德加尔是同班同学；亨利·马克思与路德维希是谈得来的朋友。这两个家庭间早就有了往来。童年时代，卡尔就常常躲在商场的角落里，等待由母亲陪同着的燕妮，然后一起坐马车去参加舞会。威斯特华伦家的丰富的图书吸引着卡尔。燕妮也喜欢在黄昏中，与父亲和卡尔一同作有趣的散步。他们或者背诵莎士比亚的戏剧、荷马的史诗，或者

亲切地交谈。卡尔与燕妮，在青梅竹马的幸福中逐渐长大。随着彼此日益深入的了解，互相间的信任和渴慕也愈益强烈。当卡尔十七岁中学毕业时，二十一岁的燕妮郑重地对他说：“我愿意做您多方面永远可以信任的忠实的朋友，我愿意看到您成为伟人。”

卡尔皮肤黝黑，眼神炯炯，额头宽阔，聪明过人，路德维希很喜欢他。亨利也认为燕妮是天资聪颖，才华出众，富于理想而又美丽绝伦的姑娘。但因为门第之差，两位老人从未想到过联姻的问题。

当时，燕妮是公认的特列尔最美丽的姑娘，身旁慕者如云，而她却独具慧眼，倾心于出身平凡而与自己同具叛逆性格的马克思。

在卡尔看来，爱情是神圣的，意味着“永远”。妻子，战友、朋友是三个同义词。爱情和知识一样，是取之不尽的，和真理一样，是不断发展的。他坚定地爱上了深沉的、与自己志同道合的燕妮。

卡尔·马克思上了一年大学以后，终于向燕妮表白了爱情。曾经坚决拒绝了很多求爱的燕妮，羞涩地接受了他的情意。他们终于订了终身。

在这以后，他们经过了长时间的痛苦的别离，也遭到了来自双方家庭和社会的种种责难，一个出身这样高贵的姑娘要下嫁平民子弟，在当时是被认为不可思议的。在支持他们婚约的双方的父亲相继去世以后，他们的处境更加困难了。马克思的母亲对儿子的责备，疯狂追求名利的斐迪南对妹妹的恼恨，社会上市俗的人们的诽议。使他们，尤其是燕妮，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她进行了激烈的，几乎损害了自己健康

的斗争。正如马克思所说：“多年来，我和我的未婚妻经历过许多不必要的严重冲突，这些冲突比许多年龄三倍于我们的人所经历的还要多。”

在周围充满敌意的气氛中，他们经历了痛苦等待的七年。支持他们的，是共同的信念，是真挚的爱情。

马克思在这期间写了三本诗集（《诗歌集》和《爱之书》第一、二部）献给自己的未婚妻。用炽热的语言表达出爱情与理想的高度完美的结合：

燕妮！我可以大胆肯定，
我们相爱着，心换了心，
炽热的心呵在一块跳动，
它们的浪潮奔腾汹涌。

因此，我轻蔑地把手套
掷向世界宽大的脸庞，
渺小的巨人呻吟着轰然跌倒，
但我的火焰不会被它的残骸灭掉。
我要向神那样胜利地
巡视废墟的国土，
我的每句话都是火焰和行动，
我的心胸有如造物主的怀抱。

这是马克思爱情的宣言和对旧世界的大无畏的挑战。

燕妮也深沉地爱着自己的未婚夫。她坚持爱情必须以信任为基础，拒绝在婚前把自己的照片给卡尔，认为不应该用任何一件东西使未婚夫总想着她。她对卡尔说：“如果你能忘记我那就别爱下去，随它怎么样吧。或者是我们的爱情经得

住时间和地域的一切考验，或者是在结婚、把我俩的命运联结起来之前最好分开。”

一八四三年六月十九日，他们终于举行了婚礼。那是一个俭朴、端庄的婚礼，没有繁琐的仪式和虚伪的排场。随后，新婚夫妇在美丽的莱茵河畔作了短期的蜜月旅行，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

二

马克思的一生，都在为伟大目标的实现而奋力搏击。而燕妮，则把马克思的事业当作她自己的事业。还在婚前，她就潜心攻读马克思正致力研究的黑格尔的学说了。恩格斯说：“她不仅和丈夫共患难，同辛劳，同斗争，而且以高度的自觉的炽烈的热情积极投身其中。”

当时，马克思主办宣传进步思想的《莱茵报》。普鲁士政府对该报的影响视之为洪水猛兽，终于下令关闭报馆，同时又企图拉拢马克思去做官。在燕妮的支持下，马克思轻蔑地拒绝了邀聘。他们开始了流亡生活。

一八四三年十月，他们流亡到巴黎。马克思创办了《德法年鉴》。他与恩格斯同时为这个杂志撰文。从此，开始了他们亲密的合作和终生不渝的伟大友谊。这时，在巴黎历诺街一所平民的房子里，燕妮也积极投入了对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研究，并与丈夫一起考察了工人的生活。她接受了丈夫所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并愿意为之贡献一生。

在流寓巴黎的那一年，他们的长女诞生了。卡尔看了看初生的女儿，郑重地说：“她的名字就叫燕妮。比这更好的名

字，人类再也创造不出来。”

那是些留在记忆中的多么美妙的日子！在毕剥作响的壁炉边，他们听诗人海涅朗诵着自己的新作；在并不明亮的吊灯下，年轻夫妇朗诵着马克思少年时代写给燕妮的诗，大笑着，倾谈着，惊异着夜的短促；当马克思在半夜写完一篇新文章的时候，他立刻迫不及待地念给燕妮听；在夜阑人静时，他们讨论着人类灿烂的前景，卡尔竟唱起歌来（调子当然是不准的），致使墙壁上响起邻舍一阵凶狠地敲击……

一八四四年，法国政府与普鲁士当局相勾结，以“从事反政府宣传”的罪名驱逐了马克思出境。他于一八四五年来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普鲁士政府企图通过比利时政府再一次驱逐他。一八四五年十二月一日，马克思决定放弃普鲁士国籍，他说：“我是世界的公民，我走到哪儿，就在那儿工作。”

在布鲁塞尔，他们相继有了二女儿劳拉和儿子埃德加尔。这时海伦·德穆丝（琳蕻）来到他们家里，帮助料理家务。从此，她的生命就与这个家庭结合起来了。然而，马克思却常常无力支付她的工资。

燕妮并未被贫困和沉重的家务压倒，她仍尽力帮助丈夫工作：复写原稿，校对清样，寄发材料，代写回信，交涉出版事宜，等等。长期以来，她一直是马克思的秘书（直到他们的女儿们长大后接任）。她说：“我坐在卡尔的小房间里转抄他那潦草不清的文章的那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共产党宣言》发表时，她无比兴奋，她是第一个阅读、也是第一个赞扬这本书的人。在保存下来的这本书的手稿中，还有几行是她的手笔呢！同时，燕妮还积极参加工人协会的社会活动，从事工人的文化教育工作。有时，她还在工人协

会的晚会上朗诵诗呢！

欧洲革命的高潮到来时，马克思、恩格斯积极进行着巨大的宣传工作，燕妮无保留地支持他们。宣传品的印刷、复制费用不够了，她就从家中本不富裕的财力中支付。当布鲁塞尔工人为了示威游行而要购买短剑、手枪时，燕妮支持马克思把刚从父亲遗产里获得的一笔数千塔勒（德国银币）的巨款，交给战斗的工人阶级。

马克思在克服了重重困难后，在一八四八年六月一日，出版了革命民主派的机关报——《新莱茵报》。

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燕妮在报馆附近安了家。这个家很快成了报纸的第二编辑部，成了革命者聚会的联络站。她一面哺育着三个幼儿，一面誊清、校正丈夫的论文，倾听丈夫的演讲稿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这份报纸很快又成了反动派的眼中钉，受到种种恐吓和威胁，马克思还多次受到传讯。这都使燕妮提心吊胆。但看到广大群众对马克思的支持和爱护，她又为丈夫感到无比自豪。

为了使报纸摆脱财政上的困境，燕妮不顾家庭生活的困难，又两次支持马克思，在经济上做出了重大牺牲。第一次是在报纸出版后不久，他们把自己所有的现金都拿出来给了报馆。第二次是在报纸被封闭后，为了善后工作，他们卖掉了自己的印刷机，交出了全部收入，还借了债，最后又卖掉了燕妮母亲给她的陪嫁——祖传的银器。

不久，革命遭到了镇压。不仅马克思被逮捕，连燕妮也一度遭到了监禁。这件事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所有的报纸都在谈论。反动政府不得不释放了他们。但是马克思出来

时还带着要他立即离开布鲁塞尔的驱逐令。马克思曾尖锐地指出：“审讯只可能是纯粹形式主义的，我的妻子的全部罪名就是：她虽然出身于普鲁士贵族，却赞成丈夫的民主信念。”

就这样，这一对坚强的革命伴侣，先后离开他们住了三年的布鲁塞尔，踏上了新的征途。

马克思被逐之后，燕妮带海伦和三个孩子到巴黎找到了马克思。但他们还没安顿好，警察就带着反动政府的命令要他们离开。马克思不得不忍痛离别拖儿带女且又行将分娩的燕妮，去了英国。他刚走，法国政府就对行动不便的燕妮施加压力，迫她在最短时间内离开法国。恩格斯说：“这一次对于燕妮·马克思来说是真正的驱逐出境。她经受了重重苦难。

三

一八四九年秋，燕妮带着海伦和孩子们来到了伦敦。

五十年代对于马克思和燕妮来说，是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恩格斯为了支持马克思进行理论研究，毅然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到曼彻斯特去做那“该死的生意”。但他一人工作又怎能维持他们一家数口的生活呢！

燕妮在给魏德迈的信中具体叙述了他们的生活：“尽管我的胸和背部经常痛得很厉害，我还是决定自己给孩子喂奶……他总是体弱多病，最近又加上了剧烈的抽风，所以他终日在生死线上挣扎。由于这些病痛，他拼命地吸奶，以至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嘴里。有一天我正抱着他这样坐着，突然，我们的女房东来了，……要我们付给她五英磅的欠款。由于我们手头没有钱……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不多的全部家当——床铺衣物等——甚

至连我那可怜孩子的摇篮，以及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女孩子们的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家当拿走。”“第二天我们必须离开这所房子。天气寒冷、阴暗，下着雨。我的丈夫在为我们寻找住处，……最后有一位朋友帮了我们的忙，我们付清了房租。我很快把家里所有的床卖掉，以便偿付药房、面包铺、肉铺、牛奶铺的欠款。他们听说我被查封财产都吓坏了，突然一起跑来向我要账。把出卖的床从家里抬出来，搬上小车——当时天色已晚，太阳已经落了，按英国的法律在这个时候是禁止搬运东西的，于是房东领着警察来了，说里面可能有他们的东西，说我们想逃到外国去。不到五分钟，我们门前就聚集了二、三百个看热闹的人，切尔西的流氓全来了。床又被搬了回来，只好等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以后再交给买主。最后……我们……搬到了莱新特街1号德园旅馆，我们现在住的是两间小屋……”但这一切并未把燕妮压倒，她说：“您不要以为这些小事所造成的烦恼把我压倒。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在我们的斗争中我们决不是孤立的，而且我有幸是少数幸福者中的一个，因为我的身旁有我亲爱的丈夫、我的生命的支柱。真正使我痛苦万分、使我十分伤心的事，我的丈夫不得不经受这样多的琐屑的苦事。”

共同的事业，坚贞的爱情，使他们不但能顽强地在与困难的斗争中携手前行，而且总把温暖的友情带给别人，给了那些最困难的流亡者以无私的援助。最初，在经济还过得去的时候，燕妮把一些陪嫁转换成现款，放在一个小匣子里，无论外出或在家，都带在身边；当流亡的同志来求援时，就打开放在桌上让人们任意取用。后来，虽然经济上濒于绝境，

她还是继续款待流亡者。拉法格说：“社会地位的差别对于她是不存在的。穿着工作服的工人在她家里，在她的餐桌上，受到殷勤而亲切的款待，就好象公爵或王子一样。”

在他们坎坷的经历中，最不幸的是三个孩子的夭亡。

第一个夭亡的孩子是亨利希·格维多，他是流亡伦敦之初生的一个小儿子，仅活了一周岁，就因患肺炎引起抽风病死去。

在格维多死后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一八五二年二月不满周岁的三女儿小弗兰契斯卡又病死了。靠朋友的帮助，才给她买了一副小棺材。

两年后，小女儿伊利诺出生了。这红里透白的可爱的小胖姑娘给了他们极大的安慰。但是又过了一年，他们最心疼的聪明伶俐的九岁大儿子埃德加尔，也由于遗传性结核病得不到治疗而去世了。

一八五七年七月，燕妮又分娩了，但孩子生下来就死了。

尽管遭遇这么多的不幸，这对夫妇仍没有屈服。燕妮相信马克思的信条：“世界属于勇敢的人。”他们不但坚韧地闯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而且始终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痛苦可以锻炼一个人，而爱则给我们以支持。”燕妮的这句话正是他们挚爱的写照。马克思在给燕妮的信中表达了他倾诉过多次的感情：“诚然，世间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些是非常美丽的。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幅容颜，它的每一根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都能引起我的生命中的最强烈而美好的回忆？甚至我的无限的悲痛，我的无可挽回的损失，我都可以从你的可爱的容颜中看到。”

在困难的境遇中，他们甚至还常常敞声大笑。他们的女

儿伊利诺回忆说：“有时候他们彼此不敢面对面地看一下，因为他们知道，只要目光一接触，就会忍不住大笑起来。”“谁都不象他们那样爱开玩笑和说俏皮话。”

尽管环境严峻，甜蜜的爱情还是给生活带来了美丽的光彩，他们不仅保持着乐观的天性，而且家庭生活也显得亲昵而富于生趣。他们互称外号，马克思因黑肤和须发乌亮被称为“摩尔”，恩格斯被称为“将军”，小燕妮是“中国皇帝奎奎”伊利诺则是“中国王子古古”。星期天，他们常和一些亲密的朋友一起，到伦敦北郊的汉普斯泰荒埠郊游。他们步行往返，在路上给孩子们讲着《一千零一夜》、《唐·吉珂德》，在小树林里捉迷藏、赛跑、唱歌、跳舞，有时还赛“马”——马克思和他的挚友李卜克内西轮流做孩子们的“马”……

四

一八七九年二月，燕妮被确诊为患了肝癌。她显示出了惊人的克制和乐观精神。她从不呻吟，和平日一样有说有笑，有时还到剧场去看戏。

一八八一年秋，马克思患了严重的肋膜炎。伊利诺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这时我们的母亲已经病得很厉害，很少下床了，摩尔害了沉重的肋膜炎……在前面大房间里躺着我们的母亲，后面小房间里睡着摩尔。那样相处惯了，那样相亲相爱的两个人，竟再不能同住在一间屋子里。”“摩尔又一次战胜了病魔。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早晨，他觉得自己强健得能够回到母亲的房间里去了。他们在一起又都年轻起来，象一对刚刚进入生活的热恋中的青年男女，而不象正在向生命话别的一个被疾病摧毁了的老人和一个将死的老妇！”

这年十二月二日，死神降临了。燕妮神智一直很清醒，她把手伸给丈夫和孩子们紧紧地握着，对马克思用英语说了最后一句话：“卡尔，我不行了！”这时，她的眼睛比平日更加富于表情，更加美丽，更加明亮。她感到安慰的是：她丈夫终于得到了世界的承认。恩格斯对她有这样一个中肯的评语：“如果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那么这位女性就是她，燕妮·马克思。”

当时，恩格斯就悲痛地预感到：“摩尔也死了！”从此以后，马克思的生命确实在随着燕妮的生命一同逝去。虽然病魔缠身，可是只是身体好一点，他就要工作，马克思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想尽快地完成第二卷（即使是我不得不在国外出版它），我现在特别想完成它，以献给我的妻子。”

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卡尔·马克思坐在自己书桌前的安乐椅上，与世长辞了，终年六十六岁。

关于马克思和燕妮的爱情生活，他们的小女儿伊利诺是这样说的：

“整整一生中，不论在幸福的时刻或在困苦的日子里，爱情和友谊始终联系着他们。他们从不知道动摇和疑虑，他们互相忠实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甚至死亡也不能把他们分开。”

“没有燕妮·冯·威斯特华伦，那么，卡尔·马克思就不成其为马克思，这决不是夸大。两个生命（两个卓越的生命）能结合得如此紧密，互相取长补短，的确是见所未见的。”

陆启光